

不力為求博士弟子猶弗得室中掃地用鷄毛帚拭桌以綿  
紬黃錫卮時砂壺張銅鑪各構至十餘事其一端也室甫就  
未一二年厭居之卽拆更為木工漆工金土之工徃徃不絕  
後竟貧窶無賴更為僧然徒禿其首緇其衣禪家之言亦弗  
諳

喪祭雜說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初喪之日自公卿大夫以及庶民倡優下賤莫不三日或五日  
輒召僧道作佛事名曰度亡至於七七百日期年再期服除及  
七月十五以及十周二十周年亦莫不然名曰追薦禮制無此  
名目俱桑  
門造之習聞既久至有卒哭小祥視其家之貧富以為豐儉疏  
大祥禫服之類反不識其名義者數有不作者鄉里親族共非之以為薄其親也其非禮義恣誣  
惑先儒論之詳矣不具述卽以財論人子之喪其親衣衾棺槨  
凡附於身者必誠必敬猶所謂無財不可以為悅者也佛事之  
費富者數百金或數十金貧者亦數金何不移此以厚於送死

之具不既無憾乎較諸費於僧道無益於死有害於生得失懸矣或曰富者餘於金錢無以自盡於親庶藉以報罔極也是文不然人子之喪其親哀痛惻怛無窮之戚猶當自節以禮踰禮者不得爲孝今以非禮處其先人惡得爲孝乎適見其愚而已論語曰與其易也寧戚易以禮猶不若戚也况非禮乎徐節孝廬於墓側臥苫枕塊縗經不去身伏塚哀號呂溱造廬不見其飲食聞其號哭垂涕曰嚮使鬼神中夜聞之亦須爲之泣人子卽欲動天地感鬼神亦致其無窮之痛而已僧道不能代爲之報也或曰人子懼其親之有鬼神也而以僧道禱祠亦悔過之門乎是又不然使其親生前而脩德行道也何藉於僧人道士之薦度如其多行不義而死也爲之子者改行遷善以蓋前愆易所謂幹父之蠱可矣鬼責之言誣罔無惑卽曰有之僧人道士自作孽不可活而能爲人解罪乎推此志也莫若於親存之日諭之以道使不陷於不義則孝孰大矣

俗以初喪作樂曰以娛尸且迎弔客也夫樂者樂也親喪之日樂乎不樂乎其爲非義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縉紳之家亦多不用而里俗無不舉樂者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事之有無不可知皆知非之親喪之日舉樂於家則不知非習俗錮人甚矣鄉里愚民無足責獨怪夫遊庠序之人而亦爲之也家禮代哭自是五服內外之人更代而哭以節

哀也慮人子不勝喪非以爲文也世俗乃用婦人替哭本無哀情強之使哭抑非矣

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昏禮有之俗以用之初喪凡來弔者主人畱以宴飲甚至線麻以侑酒歌吹以燕賓恬不知怪非徒不怪而已且以酒肴之盛賓客之多相誇美有不然者至來責讓成怨咎使爲人子者輟哀痛之情以周旋於賓友薄送死之具以盡力於豆觴此尤風之最惡者也論語曰君子之於喪也食旨不甘聞樂不樂禮曰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卽此一事旣非所以自處復非所以處人程子墓其父大中大夫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程子曰無陷人於惡凡喪家以酒食待人與人過喪家飲食均宜切戒

禮曰弔喪不問賻蓋重哀也其有賻者或以布帛或以車馬或以珠玉飯含率以作送死之具而已今之弔者重者致牲醴之奠多陳俎豆以侈美輕則紙錢束帛以爲文紙錢非古也牲醴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各有禮制不可踰等以干分義况祭從生者子孫之於祖考猶然而况餘人今與同志期車馬珠玉不敢用初喪則以布帛材木桌漆之類將葬則以甗石明器之類遠者祥禫則致粢盛牲醴之屬或遺以金錢或佐其封樹或襄其祭祀寡兄弟則爲之治喪乏使令則爲之執事富者以貨財爲禮貧者以筋力爲禮要以稱哀爲不虛靡量力以饋度義而

受其不然者踵門一慟爲得弔唁之本至於世俗浮文槩從省  
草

乘喪嫁娶俗多有之至於縉紳之家亦莫不然甚非禮也乃其  
言曰男女及年三年之內不便婚嫁故及喪之未發遂其昏姻  
庶無怨曠之患又曰造次行事可以簡禮省財夫婚禮萬世之  
始不可簡也至於儉美德也昏姻論財人知非義何時不可從  
省而必親喪之日假辭造次乎若夫怨曠之說則悖逆尤甚人  
子之喪其親水漿不以入口杖而後能起哀戚之至也斬焉縗  
經之中而使其遂室家之願是人子於親不得有一日之喪也  
宰我以三年之喪期可已矣夫子責其不仁無一日之喪可乎

魯文公以禫內幣春秋貶之書逆婦姜以爲喪制未終思念娶  
事是不志哀而居約也而况以喪娶乎昏禮旣內幣有吉日婿  
之父母死免喪而後娶女之父母死亦如之家禮身及主婚者  
無期以上喪乃可成婚注大功未葬亦不可主婚期功猶不可  
而况三年主婚猶不可而况身親律法不赦載之甚明十惡本  
赦條注

曰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  
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  
皆由習俗相沿

禮教不章莫知其非也自今以往父母宜愛其子弟毋陷之於  
惡其子弟亦宜自勉毋卽於大逆也

謝弔禮無其文時俗行之殊乖於義孝子三年之內不離喪次  
乃斬焉縗經匍匐於道途市巷之間以爲恭敬可乎况凶服不

入國門士大夫居喪輒假此名交於官府是又一舉而數失矣  
火葬一事歷代所禁然而不止者一惑於桑門之教一惑於風  
水之說一諉於貧而無財夫貧而無財有棺無槨可也甚者歛  
手足形而葬之中野不猶愈於以父母之身投諸烈焰乎況今  
俗之失實不爲此方其焚親之日多其僧道會其親友厚其酒  
食其費不數倍於封樹之需乎若乃桑門之教風水之說其爲  
悖謬自古哲人言之備矣愚民惑於鄙俗旣無從發其耳目秀  
才守其八股復不能多所見聞未嘗深求其理耳夫人子加於  
其親獨反而求之此心耳忍乎不忍乎孟子曰上世嘗有不葬  
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  
嘍之其類有泚曉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  
歸反藁裡而掩之夫委之於壑其爲弗忍猶如此較之投諸烈  
焰慘痛更何如凡今之子獨無中心達面之時乎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乃其遺骸一抔之土不可得子之掩蓋尙爲有人之心  
者哉其尤難解者殤子之骨無不焚棄夫禮有葬殤之制見諸  
書傳尤多卽以今論越地殤者無有不葬樵李許氏亦有殤墓  
獨吾鄉不葬耳古之人壽考多男卽無論今南方之族大而人  
繁者有如越乎越中萬人之族多未見稱吾鄉有千人若數百人之族乎以  
爲子則大不孝以爲父則大不慈以爲義則不祥莫大焉衣冠  
之子恬不知非又從而非人也不亦哀哉

風水之說於古無有亂世之書也井田始於黃帝備於成周其詳不可得聞大畧衷於孟子方里而井死徙無出鄉則墓於田畔可知矣由堪輿之說推之豈盡土腹流金乎豈盡土星掛刃乎當其時國家有道之長至千餘年短者數百年賢才輩出子孫衆多至其民間壽考康樂摠非漢唐以下之所及斯時郭璞未生也風水未有至於選擇時月之吉凶山頭之利害古無墓書不能考春秋載天子諸侯之墓可推也今之墓者每云夏月非利而五月則諸事俱忌乃春秋書葬十二公之間夏葬者二十有七其五月者五其會赴弗及者又不知其幾也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定制不可違也然則成周之世

何以有國有家歷世久長民無凶夭乎今且不信是蔽之甚深也未暇多與之辨而爲之正論曰孟子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使其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順其葬親以時其居喪以禮卽或盡逢其害陰陽豈得而賊之如其父不父子不子兄弟鬩於牆牝雞司晨臨喪不哀不以時葬卽或盡趨其吉天時地利豈得而福之風水言陰陽五行多本易卦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坤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周公孔子智豈出郭璞下邪抑聖人吉凶同患之情豈猶有所未至而不繫辭焉以示之哉噫可以悟矣

喪久不舉甚者至於再世三世者有之矣其言曰勢不能耳否則曰貧耳究而言之卽不貧勢卽可爲而亦不舉也蓋由爲死者之心不勝其爲生者之心愛父母之心不如其愛子孫之心是以莫大之事竟置度外也果能念念實從父母起見則食息寢興必有不能須臾忘者矣食自不能不疏衣自不能不布容自不能不纍纍居宿自不能不於外然而大惑不解則陰陽拘忌牽於前妻孥姻婭諫於後則又從而遷延也

風俗之惡至於沮葬極矣已不能葬其親復禁人之葬其親推此志也必盡人而不得葬也夫今之飲食而視息者非盡人之子歟一施一報凡物之情也人親之葬也已則沮之而欲已親

之葬人不之沮得乎諺曰三吳無義死無墓地卽此一念殃及

其身以及其親有餘矣其說始於形家嗜利無厭造爲福利妨

害之邪說以蠱愚俗彼此誑誘遂令喪家之惑旣不可開隣近

之民益不可解

大約喪家之惑多中福利隣近之惑多中妨害此風惟桐鄉爲甚他邑亦不至此杭州之俗墓

旁居人往往群相慶助同此覆載之中豈地理吉凶有不一者邪因而小者爲厭勝之法大則

至於斷港塞流掘壕縱火以至發久遠之墓戮旣朽之屍破家

結訟而未有已雖宗族親戚不顧也賊仁賊義無所不至亦可

痛矣然見聞所及爲葬師者其家不昌其後不永豈非心術已

壞一時之人爲其所惑鬼神之責不可逃乎術不可不慎知士

仁人其亦審所擇矣

富貴之家以達官二人祠土及點神主不詳始於何時倣於何  
 義以意測之大約近古葬者遲不出小祥大祥之內柩在殯未  
 作主既葬而新作主則請縉紳先生以題之隆其事也喪服不  
 以臨祭故后土之祠以無服之人代之貴家巨室從而緣飾因  
 以顯達者碩行禮其墓誌表書丹篆額之類無不乞假於其  
 人其人爵望亦相稱大都緣是而增加之其  
 實非有定制也今之葬者小祥以內希矣大祥以內亦十不得  
 一二也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其主久歸祠堂將虛以待異日  
 之題乎抑一題再題乎是難以通也至於后土之祠謂吉凶異  
 道乎則釋服固已久矣何神不祀而獨虛此謂姑以循俗乎則  
 未聞不誠非禮而可交於神明者也至有以此種禮數不能備

舉寧久需以年歲乃或終其身而不得葬不大惑乎以上論  
 喪敝

古者庶人祭於寢不立廟自官師適士以上無不廟者家禮祠  
 堂之制則貴賤通得用之乃吾鄉則千百家而無一也若以為  
 無財則棟宇之隆第宅之盛又未嘗不庶人而擬公卿也惟家  
 設一厨曰家堂或於正寢之旁室置之或懸之中堂而已然多  
 奉神佛如釋老之宮其稍知禮者則立一主曰家堂香火之神  
 或曰天地君親師而以神主置其兩旁亦無昭穆祧祔之別其  
 歲時祭祀率憑僧人節關稱為三代宗親而亦無宗支遠近之  
 數此其槩也推其故由於百餘里內賢達不生士安流俗乃習  
 非而罔覺也南渡以來輔慶源黃勉齋兩先生雖寓官於此更



元之亂遺風泯如明初程巽隱先生宦學遠方而又殉靖難之節人罕傳述而臨川李公亦當嘉靖之時學者方以通經守禮為諱未有先倡而講明之者其餘大率溫飽之外無餘志矣其貧賤之士則又阻於力之弗能因而胥溺及此也閩南陳布衣與其鄉人講明文公家禮而風俗以草夫風俗之薄莫甚於不尊祖不敬宗而一本之誼漠如也今欲萃人心莫大於敦本收族欲敦本收族莫急於建祠堂其規制大小稱財稱禮無不可為願與同志共勉之也

今按家堂香火之神名義安做至於天地君親師五者以為民生所重則有之矣而立一主以祀之則無義矣以天地為上帝后土則郊壇之祭天子而下莫敢舉也若非上帝后土則豈別有一天地為民間通得祀之者至於君謂先君乎則九廟奉之矣以為非先君乎則方今臨御安得而神之也親則祠堂既立四世主矣又總

名曰親果何親也先聖先師則自國學以至各府州縣之學以及書院莫不崇祀不應家以賣之若所業師則固有子孫以時享况乎薄俗人心今日師弟明日路人當其生前久矣不復胸臆而謂身沒之後猶置念思有之乎故謂此主之立直是無義人未之思耳

禮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雖寒不衣祭服明器服之甚重也敬道也今於賓客宴會猶必盛其服備其器苟無焉假於人以飾之而於祭祀殊苟簡是為不知類也徐節孝因見貴官具公裳念曰公裳以見貴官而不公裳以見親可乎遂晨夕具公裳朝母事死事生一也推此則雖貧士之家布衣陶器必當黽勉從事若力所能為則視燕器燕衣每加一等庶於禮意也稱乎齋戒今全廢即不能盡如古人七日戒七日齋三日戒三日齋

必不可已否則褻慢之躬何以交於神明乎積漸行之必盡如禮經可也

記曰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言餽餘之物雖父祭子夫祭妻猶不可也而子孫以奉其祖考可乎愚見里俗之祭未有不以餽餘者是親之沒不得享其子一七之誠也至於淫祀則無所不舉無所不備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此其一也其甚悖者乃用蔬食曰戒殺生以資冥祐也夫生者夫妻子母賓客姻婭歲時伏臘亨鮮擊肥以相娛樂而先人則報以蔬食於心安乎梁武帝以粉麵爲犧牲識者以爲蕭氏不復血食人苟不忍祖宗之不血食則特鷄豆肉之薦貧者猶能辦也

紙錢於古無傳

或曰始於殷長史至唐王璵乃用以祠祭

殆始於桑門之教乎家禮

偶有紙錢代幣帛之語今俗率用之終非禮也愚謂若用幣帛則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且以有用爲無用非所以尊物也帛以依神疑不可廢或者代以紙乎竊聞金華紹興亦有焚素紙之俗而江西祭祀所用亦以素紙一束意或彼中先哲固有折衷海寧陳乾初祀其先人則紙焚香獻牲粢盛醴齊之奠而一無所焚疑爲得禮予家相傳用紙錢今不敢用其於宗黨隣戚之交亦不復用以弔問請自茲始

考義門家規亦不用楮錢

俗節之祭於事疑數蓋清明十月朔既有墓祭復舉於家則一

日而兩有事幾於不誠重午與夏至近中秋重九與秋分近故也然本乎事死如生嘉節思親之義則又不能已若夫七月十五則釋氏所謂蘭盆會也俗於此日各修素享此全無義不可不革

三年喪之內祭有定期家禮節文備具俗率憑僧道薦度之日如七七百日為之素饌以薦非是亦輒不舉方其祭時則僧道執鼓鈸鈴鐸以歌唱於前而為人子者從後拜之祭祀用巫已非所以事親又况甚之以廢闕乎

禮曰士庶人不以他人祖禰祭於寢又曰庶人立一祀或立竈或立戶今俗俱不祀戶竈者火食之原其功最切於民用不可

以無報其外則祀中霤俗云土地庶乎近禮自是而餘義俱不得祭

苟祭則皆他人祖禰也名曰淫祀淫祀無福今凡世俗鬼神之事槩宜屏絕雖吳楚之俗好巫覡崇鬼神自古以然在明禮達義之士應不為習俗所惑也總之移敬鬼之念以敬親則可為孝子移酬神之費以祀先則可為順孫孝子順孫雖不求福而福在其中矣山川神祇自有主者其餘人鬼各有子孫及載在祀典莫不詳備無民間求食之理民間亦不得而瀆祀之也以上論祭

右說多言俗敝罕述禮文蓋其義則已備家禮曾典諸書有志者準而行之方策具在不俟繁稱古制然後可遵也

至於習俗錮人賢者不免固有終身安之不知其非者特爲拈出使人知其所非知非必將求是庶其復禮之亟云  
所未備者以次推之

雜錄附

司馬溫公葬論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時月日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

非此地非此日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徃徃久而不葬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養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兒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

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  
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  
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時日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  
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  
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  
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  
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  
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  
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  
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  
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  
官司馬光述

呂和叔弔說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  
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旣病矣  
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  
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况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  
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  
其急朋友襚親以進見士喪禮族  
人相爲又有舍見文王世子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親  
始

糜粥以飲食之見問喪

每奠則執其禮

士之喪朋友將葬則  
奠見曾子問

助其事原壤母死孔子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從弔非

人也四十者執紼見雜記孔子從老聃助葬於鄉黨及垣日食

其掩壙也壯者待盈坎老者從反哭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

袒而賜焉不足則贈焉賻焉賻用車馬贈用幣賻用布幣所知

喪禮凡有事則相焉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子游擯國昭斯可

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

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若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

記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

常主也平日相見或主人先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

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見曲禮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

而行之者多失其義今欲行之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治喪則

哭之有事則助之又能以力之所及為營喪祭之未具者以應

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楮幣壺漿之奠以為

穢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為贈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

無受庶幾其可也

程正公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之所謂禍福者也地之

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

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為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

盛乃其驗也父子祖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

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唯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窞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唐灝儒葬親社約

不孝之罪莫大乎不葬其親而以貧自解加以陰陽拘忌既俟地又俟年月之利又俟有餘貲此三俟者遷延歲月而不可齊也勢愈重而罪愈深今集同社數十人為勸勵之法以七年為度期於皆葬謹陳數則如左

- 一凡欲葬其親願入社者各書姓氏滿三十二人則止每人詳列同社姓氏粘諸壁間遇有葬者則註其下曰某年月日其親已葬以觀感而愧焉
- 一凡有舉葬者同社各出代奠三星一以為敬一以為助一以為賀或至墓或至家一拜而退主人惟各登拜以為謝無纖毫酒食之費
- 一同社者衆不能遍告促金各隨其親朋遠近分為東西南

北四宗每宗八人自叙長幼輪年推次一爲首一爲佐凡  
所宗內有葬日則以語於各宗之首佐各聚其所宗之金  
而函之上書奠儀註曰某宗下書同社某某全拜至人無  
答簡宗者不失可宗之義仁孝相勉異姓猶同姓也  
一每宗首佐躬拜其餘可至可不至或首佐有事亦可推代  
如同志而地隔度後往返不便者不必共社做例別成可  
也

一所費甚薄而貧者猶以爲艱然有爲浮名結社而費者矣  
有呼盧酣宴而費者矣卽不然譬有至戚吉凶大事不得  
已而多此一費者又譬有泛交套儀而其人偶愛之者今  
費而必酬則是葬親之外府也譬諸今日僅費三星而親  
之一指已先受葬雖甚貧窶可不竭力圖之乎至於葬而  
受金不權子母者先葬者孝是以輕財爲義也較諸稱貸  
舉會者利已多豈有不酬之理凡有葬知期前三日金不  
至者宗首罰之宗首犯者旁宗首罰之凡罰於本金外加  
三星

一親未入土禮宜疏布持齋而少拂人情則相從者少今樂  
齋戒者短長任意唯每月朔望及親忌日及祀祖之日俱  
不得華服茹葷此僅餼牟之遺意而尙不能者不必入社  
旣入而犯者亦如罰例此所罰註月日封押存宗首處俟



偶有葬者併入函贈之受者於原罰人之葬日答其半  
 一七年之間費可徐措地可徐擇日可徐涓念釋在茲庶能  
 勉強蓋三年而力不足又以三年遲之又久將復何需不  
 得已而又一年再不葬者從前之費無所復酬所以為大  
 罰也無已則於八年之葬者衆答其半以存餘厚過此復  
 何尤乎

一原約同會始終兩會而已竊恐日月寢久相見太疎不致  
 怠忘之患宜於每歲之首特加一會其已葬者於會期中  
 再拜稽顙之禮以致謝既省登拜之煩亦使未葬者有所  
 觀感而於一歲之中矢心積力以期必葬則是歲舉事者

必衆矣其會於已葬者司其事而不任費

以下三條係楊園先生補例

一同會之人不踰桑梓非其親黨則通家隣舊也聚會之人  
 不妨率其子弟以至世好既敦亦明禮讓其有佻健不敬  
 父兄游浪不務本業者同會教戒之

一藍田呂氏鄉約敦本厚俗莫此為甚今日之集特從流俗  
 之極敝人心之最溺者先為之導宜於會日講明其義使  
 相輔而行庶乎仁義之風久而寢盛異時即不立社可也

